

上海經商，甚少有暇看經，不明佛理，又沒有學靜坐，未知對於往生有碍否？弟子今年六十六，未知尙能學坐否？求老法師有暇慈悲指示，並有下列疑問乞為開示：

1 弟子之外父，他向不迷信神，後來近七十歲時，常舉頭向天，云有許多神來往，他亦不識何神。

2 弟子之弟婦，有一婢，上天台晒衣服，輒一兩點鐘方下，問她何故，她云看新娘，天上日日都有許多新娘，後來不准她上晒台，亦無他異。

3 友人黃君，他每早以準提咒為早課，後來日本攻陷關北，其屋燬於炮火，遷居租界，全家入住一廳，初仍照常念咒，旋以人口衆，恐不潔淨，心中想明朝不愈了，無何，各小孩嘩然叫道，菩薩好大個！金色呀！黃君一見即隱，翌日乃仍照常念咒作早課。

4 戰後上海有間濟公壇開光，乃是外道壇場，敝友楊夫人，携其十二歲女入壇，其女忽叫媽呀！其女似有善根。

5 弟之店隔十餘家，有歐陽星南者，是個老粗，但極信佛，有笑他迷信，他便粗口罵人，毫無修養，惟他生西之日，其屋香足一日，各人皆聞。

6 香港董君，是在街邊測字者，弟子勸他念佛，並勸他藉測字順帶勸人為善，可以一舉兩得。



畧談知

解與修行

7 董君隔廿間屋左右，有老婦，亦是測字者也。

他心肯之時忽聞異香，過數日，又在街上再聞一次，他乃決心念佛，今已皈依樂果法師，甚相契，因樂果師未出家前亦是測字者也。

佛說了三藏十二部一切經教，無非令我們斷疑生信知解修行而悟證佛之知見，如來既婆心苦口說了四十餘年的教誡，我們焉能不依教奉行而自負負佛，有失父母師長之厚望呢？若欲遵循佛之教示，當以信解行證這四個步驟為依歸。在這中間，尤當以解與行為最重要。何以呢？我們對於佛法信心既然初具而對佛果尚未達成的時候，於中必經知解與修行來努力實踐，以期悟入佛慧而證明所信之不虛。喻如建築工程一樣，基地既然有了，圖樣也擬好了，那末，於中就要興工動員來草立大廈，希冀達成目的而滿本願。因此筆者特將知解與修行兩項提出來略詳管見於后。

修行，過半有所偏弊，知解的人往往對於修行上有所忽略的，修行的人亦每每對於知解上有所疏虞的。造成兩相詆譏，彼此蔑視，有失修學佛法的態度，佛法不興的流弊，教徒不能團結的關鍵，多半出在這裡。

修學佛法的人，果真為求證佛慧，沒有不依解起行而循序着佛法行下去的。如是，不但不相互詆譏，反彼此互為稱敬。要知道，知解與修行之所以兩下不能和諧的原因，大都毛病出在一個好高騷遠解釋行的身上。可是他本身對於知解尚未有深切的認識，才得到一半解，到處開口發菩提心救度衆生，對修行的人看不慣，說他是自己腳跟尚未穩固，爲了虛榮心在作祟，或裝魔做樣，首先來個責己者輕，責人者重的一套。殊不知他自己肯破口道人之短，揚己之長，結果未曾深入而有忽於修行的後果。再說修道方面的行者，若是真倒別人來堅立自己，因之，很容易從解起修爲證菩提的話，本着三正從解起修爲證菩提的話，本着三業清淨的道念，稱歎他人猶恐不及，那是對知解而不講修行，則只能算是個無法的人兼行而不悖的，若是單學知解而不講修行，則只能算是個不知佛書的學者，根本談不上證悟佛之知見。若是單取修行而不求知解，則不免落於屈曲繁縝之庸行，而易誤入歧途，難達實所。最好是二者兼而有之，知解如目，修行如足，解行並進，目足並用，則佛果就不難圓證了。然而，去聖時遙，未法時代修學佛法的人，對於知解與修行，都不難圓證了。

母處講及，母云不識此婆，今女仍助母賣玩具生意，人皆謂觀音化身叫女出院云，以上皆是神怪之極，敬求暇時詳爲開示叩請慈安丁酉元月初九日弟子張劭棠和南。

不食齋，擺賣兒童玩具爲生，手持念珠，專念觀音聖號，她之女有病入醫院，她念觀音益勤，求其女早日痊癒，其女一日，見一老婆婆入云，你好了，你母叫你回去休養，其女回